

“AI文风”——跟谁学的？

黄龙翔

上个月底,《经济学人》杂志刊登《如何识别AI生成的文本》(How to Spot AI Writing)一文,归纳出生成式AI写作的几项典型特征,包括偏爱某些正式词汇、较长的句子,和层层铺陈的论述方式。许多社媒的二手报道,把它炒作成“AI代写的四大破绽”。我读完后的第一反应却是:“几十年来的学术论文,不就是这种文风吗?”

我过去20多年阅读、评审和撰写英文学术论文,文章列举的大部分特征(除了近几年才开始流行的长破折号(em dash)之外),我几乎天天接触。换句话说,这些写法在生成式AI出现之前,早已存在于学术论文、研究报告,以及法律文件、政策报告等论述性文本中。那人类口中的“AI文风”,究竟是AI新创,还是误把一种原本就存在的文风,当成AI的发明?

《经济学人》一文,非关经验法则,而是进行看似严谨的对比研究,把多个主流大型语言模型生成的大量文本,与真人写作比较。真人语料主要来自《纽约时报》、CNN、《华盛顿邮报》等媒体的新闻稿,以及小说等文学作品,再利用统计分析归纳哪些词汇、句法和论述方式在AI文本中较常出现,据此总结所谓的“AI文风”。相较于网络上凭几个词语或一个长破折号,便断定“这是AI写的”,这样的分析貌似严谨得多。

从文本比较研究的角度来看,我自然会追问一个方法论问题:这些真人文本,是否足以代表人类写作?新闻报道和小说当然是重要文类,但若《经济学人》所归纳的AI生成文的特征,本来就在学术论文、研究报告、法律文件、政策报告等论述性文本中大量存在,新闻、小说都不会这么写,这岂非“拿苹果和橙

来对比”?

可这意味着大语言模型的训练语料只有这些论述性文本,所以才这么“论”绉绉吗?非耶!其实,还包含新闻、小说、论文、百科、论坛、程式码等各种文本。它本来就不会固定采用某种文风,而是根据任务、提示和上下文动态调整输出——例如要它模仿莎士比亚、鲁迅、新加坡式英文(Singlish)、京片子,甚至小学生作文等,它都可以似模似样。可为什么如果用户没有特别指定文体,它往往会变得“一本正经”?

其实,大型语言模型的默认任务,本来不是“写得像论文”,而是尽可能生成下一段最合理、稳妥、严谨的文字。当提示语没有指定体裁、语气和对象时,它自然会倾向采用这类论述性文本的表述方式。

这种表述方式之所以长期存在,非为故作高深、短话长说,而是为了在论述学术知识、法律、政策等问题时,尽可能减少歧义。学术论文要界定概念、说明适用范围;法律文件要避免不同法官作出不同诠释;政策报告要让执行者不会因为一句话而理解不同。很多时候,宁可多写一句、多加一个限定词、用更复杂的句型结构表述概念之间的关系,也不能留下模糊空间。

我不认为《经济学人》一文的论述完全不成立。值得商榷的,是它的诠释角度。它所归纳的,与其说是一种崭新的“AI文风”,不如说是一种原本属于少数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所掌握的表达策略,被大型语言模型当成默认答案。所谓“AI味”,往往不是AI的问题;用户若没有交待清楚写作任务,它自然便会回到这种表述方式。

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
高级教育研究科学家